

晏子春秋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二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  
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  
書一篇叅書十二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  
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  
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  
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  
音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  
繕焉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

博聞強記通于古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  
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誣美民不可脅以邪白刃雖  
交胸終不受化竹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誑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  
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  
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  
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  
交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疑缺其書六篇皆忠諫

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  
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  
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  
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  
向昧死上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 卷二十五章

福建按察司副使青陽柯喬校刊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景公救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遊寒塗不恤死尚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

二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欲誅駭鳥堊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國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賤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疆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疆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賤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啟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改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

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禮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功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

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  
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  
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  
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  
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  
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又矣時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處巡國致能歌者

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  
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卿有數十飢氓里有數  
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  
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  
已馬食府粟狗糜芻黍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  
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  
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粟糞  
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  
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

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起駕追晏  
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噐存乎陌公驅及之  
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  
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  
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  
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  
委絕本之家使有暮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  
燎使足以畢霖雨令栢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

粟九十七萬鍾薪燎

千公其後就引退不張鍾

鼓不陳晏子請左丘明可令歌舞以當思慮者

退之辟拂三千謝陳人侍二士行四出之關

外也

晏子朝社肩望年行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



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  
 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饗而拘虞公聞  
 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諸侯齊君公曰  
 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諸侯之禮以味金  
 行之輝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大也女哉對曰夫  
 樂何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  
 亡而君之逆政之行有歌對曰君之逆政也  
 願夫子以鄙而借亡君奚輕也對曰君之  
 有也彼之樂不擇言而出之請受之

景公貳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千今三出而職  
 計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并下七師亦同然令  
 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  
 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  
 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  
 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  
 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  
 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  
 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

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  
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  
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  
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  
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  
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  
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  
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  
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人與左  
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  
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  
下鄙執瀆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  
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  
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  
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  
請逃之矣遂鞭而馬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狐不  
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

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  
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  
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  
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  
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  
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  
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上東  
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之

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爲請  
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  
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  
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  
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  
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駸載駟君  
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  
不濫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

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美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在也而東者少也子爲一焉公召其傳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顧君圖之

淳于公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

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  
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  
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  
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  
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  
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  
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  
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  
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

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  
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  
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  
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  
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  
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  
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  
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丁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

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䟽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延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耳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禮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鮮子感加冠命會譴母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母治宿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

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䟽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微導裔歎以見景公待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

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歎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

主古者不慢行而欲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  
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  
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  
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  
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  
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  
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  
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  
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  
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  
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  
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  
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  
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  
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  
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



柰何晏子曰君誠遊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  
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  
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  
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嘆曰嗚呼使  
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  
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虐  
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  
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

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替  
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  
世高其惠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  
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  
而衰怠于惠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堅刀  
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  
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  
君臨民若寇雖覓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遂于

衆肆欲于民而誅置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父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詭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錘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

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耳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據也耳君亦耳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兇子變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哉又將見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吾寡人哉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歛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遊于寒塗據四十里之塊殫財不足以奉歛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

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  
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  
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  
吾罪大矣于是斂死此齒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  
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遊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  
陞晏子入見立有問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  
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占之賢  
君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流而知人之勞

左下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纒  
與饑寒今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  
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  
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  
所善也

景公之時癸感守于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  
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癸感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  
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

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疆為善不用  
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  
祥錄錄疆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  
熒惑回逆彗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  
去乎對曰可致者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  
人為之若何對曰盡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  
官之財施之民矣拆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此  
百惡可去何獨是彗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

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請見二丈夫立而怒  
其怒甚盛公問其故對曰召占晉者至公曰今夕吾夢  
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  
狀識其聲占晉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書教泰山  
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  
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晉之言也公曰占夢者  
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  
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問對曰占夢者不識  
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

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允上黜下偃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髻豐上允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公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會鼓發將殪公乃罷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韋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

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

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

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

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

于是罷政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

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

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

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

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

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

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

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

遂不支解公曰以禹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

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

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接將

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爾罪有三公使

謀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

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  
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  
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  
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  
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壹終

景公籍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隄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遂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久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景公為長床藉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為臺成文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為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以聖王告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自於社稷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問古戰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登路寢處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嘆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筮晏子諫而許第

二十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

一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登射思勇力士與之圖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藉重而欲多拘者蒲圉怨者蒲朝晏子諫公不  
聽公謂晏子曰夫欲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  
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以  
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  
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  
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一妄使其意則比  
焚知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昔  
與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萬者五  
六然不相害傷今東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  
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  
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  
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一不能足  
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  
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  
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新  
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

千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常致其苦而嚴聽其欲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

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一必有故今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惡逆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濼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干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疆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

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味墨與人比居庠肆  
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瀆于國而善益  
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  
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  
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  
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若使人送之歸明日蚤  
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  
暴崇坑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  
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  
貝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坑好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端  
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  
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  
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  
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  
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  
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  
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  
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  
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  
恠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  
其人下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  
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  
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  
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聞  
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  
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  
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  
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  
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  
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  
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

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後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害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康

康也

將欲美之何用公與晏子入

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德乎不猥獲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

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  
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  
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  
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  
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  
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  
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  
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已沒  
且游獵奪民農耆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  
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  
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  
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  
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  
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  
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常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  
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舉草

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

祀焉



景公爲履黃金之縵飾以銀連以珠良王之胸其  
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  
舉從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  
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  
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  
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  
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  
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  
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  
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  
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  
則諸侯其至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  
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  
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惠而歸其義若  
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脩敬不務其飾  
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眦之削  
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絲首服不鏤刻且古者

嘗有紵衣纒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  
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  
處槽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  
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  
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  
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槽巢者以避  
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  
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  
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  
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  
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  
則雖未成治朕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汗  
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  
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  
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  
珠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

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  
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  
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  
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  
彩具焉帶珠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  
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  
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齋歛以室之成告寡人是  
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  
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  
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  
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能晏子  
進曰聖人之服中佺而不駟可以導衆其動作佺  
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  
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  
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  
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害暑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政之微以備倉廩合䟽縷之綿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夫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聽拒而不受者哉

京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非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惠行為瓊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臺靈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亨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  
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  
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  
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  
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  
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  
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  
也車露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  
勝衣也醢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  
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歛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  
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  
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  
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於請已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  
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  
之毋死毛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令骨晏子曰  
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

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  
格右手捫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  
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  
於何者毋死垂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  
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  
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  
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  
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  
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異不得合骨

豐樂侈遊兼做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  
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  
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  
危君不如詳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  
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  
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  
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騰  
履玄冠芘武踊而不哭躄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從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近害者遠讒使誦通而賢良廢滅是以爲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手豎刀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蕩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

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僂齒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曄曄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欲豐厚其塋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足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不嫉事父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



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  
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  
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  
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  
矣夫厚籍歛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  
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狐老凍  
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  
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  
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  
曰善趨庖治狗以會朝厲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  
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  
蓄勇力之上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  
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  
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上之力也上無君臣之  
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  
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

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  
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  
功而食棗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  
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棗是無勇也士衆而棗寡何  
不計功而食棗矣接一搏弱而再搏乳虎若接之  
功可以食棗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  
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  
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  
於河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  
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  
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  
視之則大鼉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  
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  
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  
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  
心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棗而節治專桃而  
宜亦反其棗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

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  
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  
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  
所以御民也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  
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廼飾射更席以爲上客  
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終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三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

一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下濟國之福第

二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下若脩政以待其亂第

三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

第四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

五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

未具第六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

不能第七

景公問昔魯孰先晏子對以魯後昔先第八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

求第十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第十

更止第十

景公問謀之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

民第十一

景公問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

第十三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

四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  
五

景公問君子所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  
十七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  
十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若何晏子對以不與君陷  
於難第十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和  
第二十

景公問佞人之事若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  
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如何晏子對以不與世  
陷乎和第二十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  
第二十三

景公問古之蒞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

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  
令如寇讐第二十五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  
十六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  
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惠第二十八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  
第二十九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  
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  
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和逆聽信賢  
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  
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  
力者不能禁暴國之和逆悞諫傲賢者之言不能

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暴牟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裸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上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惠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悅晏子辭不爲

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棊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棊逐群公及慶氏亡景公舉兵欲伐魯問以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惠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惠無以安國厚藉歛意使令無以和民惠無以安之則危政無

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疆故天下皆欲其疆惠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



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  
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  
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強故天下不欲  
其強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言敵進伐  
天下不救貴威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效  
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下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  
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  
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  
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  
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省  
乎台則東郭牙暱侍惠義不中信用衰微則管子  
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  
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  
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  
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義齊  
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盟州吳越  
受命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惠先

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  
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  
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固有什  
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佞不  
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美食外臣無羨  
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  
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  
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誦真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  
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  
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  
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  
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歛若不得厚  
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  
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  
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  
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  
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

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  
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  
言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  
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其養下下能事  
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  
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  
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  
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  
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  
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  
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  
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  
藏國人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  
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  
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  
何謂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  
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

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  
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  
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  
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  
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  
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  
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  
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亦得無  
乎○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之士不得用矣  
此治國之所患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  
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  
乎晏子對之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  
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偪山  
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  
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  
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

林美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美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忘之百姓親之晏子没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

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買停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和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

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  
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  
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  
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  
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  
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  
謀於下違民以此謨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  
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於民則

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  
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者民事之  
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  
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  
者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  
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已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  
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  
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  
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  
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教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  
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  
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  
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  
以靡曼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  
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  
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  
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

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  
坊乎晏子對曰坊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  
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  
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  
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歛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  
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  
爲臣比周以求寸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  
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

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憲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  
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  
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  
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和是以進不失廉  
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  
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  
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繆密不能  
龍苴學者拙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

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  
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  
不爲若倭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  
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  
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不  
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  
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  
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  
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  
民爲瀆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  
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既將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卑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和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爾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怯

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  
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聳衿卹之義非  
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  
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疆梁  
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  
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  
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歛殫百姓四時易序神  
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故  
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絜身守道  
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  
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  
平舉事調乎天藉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  
其惠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暈天明象而贊地長  
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  
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  
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

脩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海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惠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廢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上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無賤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瀆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面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乎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衰利人之德難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

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君得  
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  
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  
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  
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  
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  
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  
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之據  
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寬報者  
過留獄者諸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  
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  
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  
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  
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  
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

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入矣內篇問上第三終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四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大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

第一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

二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

三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疆勉爲上第

六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中聽第七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

義第八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使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

亂第十

景公問保威弭不夫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

第十一

景公使魯君問何事可曲之君晏子對以

族第十二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向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

第十三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節

聽儉第十四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

如美淵澤第十五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

六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

氏第十七

叔向問齊君惠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退志

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

逆第十九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

擇第二十一

叔向問處世其行止晏子對以民為本第

叔向問意孰為尚行孰為厚晏子對以愛民樂

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齊政於行何如晏子對齊者君子之道

第二十三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

肖第二十四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

第二十五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

二十六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

二十七

留子問不諫上不顧民可成行義者晏子對以

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梁丘據問子事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

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栢常養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

第三十

景公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

南至於琅瑯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

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

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

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

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

之遊不然師行而量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瘠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

管仲君之賦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  
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  
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  
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  
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  
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邀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  
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  
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  
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  
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  
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  
善而不怠者爲長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  
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

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重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重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

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職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  
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  
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濼  
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  
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此者危矣吳  
王忿然作色不說曰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  
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子便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  
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  
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苟爲以子大夫之行  
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遁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  
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  
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  
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  
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鍤然  
不滿退託於侯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允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適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適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兀兀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及外如臣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厚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旣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

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静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曰諸侯之交紹而有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胥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

量豆區金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金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唇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履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煨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卸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惠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人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其伯惠柄虞遂伯戲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爲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族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卻晉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愒曼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牀且不顯後世猶怠曰不悛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



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  
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  
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  
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  
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  
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  
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  
則事上使恤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  
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  
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  
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用於下則君尊  
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  
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  
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不交

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  
祿以眩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  
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  
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  
其爲生僨于刑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  
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  
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養足以導民和柔足  
以懷衆不薦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

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  
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  
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  
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  
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  
菲履共恤上令第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  
身遊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  
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處不能

徒懷窮于富利之門早志于畎畝之業窮則行無  
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  
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  
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  
不知所亞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  
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  
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  
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好不用義正行則民  
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行民而遺道乎  
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  
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  
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  
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  
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  
君子之道文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

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請  
之畜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  
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畜者君子之吝愛者小  
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  
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益而不竒莊敬而不狡和柔  
而不銓刻廉而不劓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  
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  
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  
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  
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正以則不可以正  
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  
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  
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  
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  
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  
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

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槩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及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入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真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

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廼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下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栢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肯願事君子故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者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瀆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在易無諂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四終

